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孝感天 第六回 送吉期父女相會 拜華堂闔家團圓

此書孝母報應，引出許多情由。君子懷德將名留，小人只把利求。  
李生先難後易，朱翁用無不週。  
前時有緣今聚首，亦是命運造就。

話表老夫人喚女兒：「出房來拜見你的父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從西房門走出一女子。顏桂香見上面坐的是生身之父，不由落下淚來，跪落在地。顏國順仰面以觀，見似親生女兒，不由的一怔。心中暗想：「莫不成此時我在夢中？怎麼餓死的丫頭又在世間。」遂將心一轉想：「是了。這是天賜小畜生戲弄我也是有的。」正然躊躇，朱孝廉夫婦二人發笑，口尊：「顏親家，這是天緣會合，你拿進銀子何用？我這裡有新鮮綢緞衣服，就缺妝奩趕緊辦理。」顏國順口尊：「兄嫂，這嫁妝之事路途遙遠，難以送去，不必操這心了。」顏桂香說：「爹娘在俺身上花費銀錢不少，這妝奩不可辦了。」老安人口呼：「女兒同佗爹爹在此飲幾杯團圓喜酒罷。」眾使女端上菜來，老安人迴避，退入內室。桂香小姐陪伴兩位爹爹飲酒用飯。有兩個使女，一名春香，一名夏蓮，在堂樓外低聲說：「老爺、太太心眼才偏哩。桂香和咱等爾，皆是穿青的，抱著那黑油柱子一樣的皮毛，論年紀他比咱們小，給他擇個舉人女婿，還令人家速來娶。他爹爹來了，令他陪著飲酒吃飯，咱們得端盤子提壺，令人不忿。」那使女春桃走近前說：「春香，嘴裡咕嚕甚麼瞎話？這人生是一定的命，是那前世修全修不全，福命是自己帶來的。何必胡瞞怨？」

不言三個使女在月台下閒話，且言顏國順酒飯用畢，口呼：「大哥、嫂嫂在女兒身上操盡了心。我出外掙了幾百銀子，教大哥置辦妝奩。原是桂香丫頭，銀子我也不留下了。吉期擇定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時過門。」朱孝廉說：「這個日期與送親之客不便，不能回家過年了。」顏國順說：「離年已近，這送親客可以不用前去。待過了新年，到了元宵佳節，大哥一同嫂嫂前去看看可也。就是這娶親之事，一路上宿店打尖，我回去按站安置妥當，勿勞兄嫂掛懷。」言罷退出後堂，在書房安寢。次日告辭拜別，朱孝廉送出大門。那孫惠早已在大門以外牽馬伺候著了。朱老爺擁撮顏國順上了馬，朱、顏二人一拱而別。他主僕順定大路，走下來了。

顏國順在馬上前思後想，心中納悶：「天賜所言桂香已餓死，怎麼現在濟南朱府？這內中情由捉摸不著。我到家中究問天賜，必然明白。二人催馬加鞭前進，堪堪日落之時，奔到一座莊村。尋見客店住下，淨面用飯，宿了一夜。次晨算還店帳，遂乘驢前行。他二人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一路上把那娶親的站頭辦的妥妥當當。行了有六七日就到了李家莊。棄馬進莊，走進家門。李天賜笑而迎出，口尊：「娘舅，可曾見了表妹否？」顏國順見問，故意說道：「那個丫頭已經餓死了，我向那見他去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朱恩人無請娘舅到後宅麼？」顏國順說：「請我到了後宅。」李天賜問：「娘舅既然到了後宅，豈有不見我表妹之面的道理？」顏國順說：「你這畜生！不與我實話，明明是耍戲於我，理當責處你一頓木棍。」李天賜口呼：「娘舅莫要著急生氣，你老想，不言不語上關東挖參去了，將俺兄妹棄舍在家，饑餓不堪。其心何安？」顏國順無言可答，隨即說道：「聖人有云：『既往不咎。』我且問你，表妹怎麼到了濟南朱相府？要你說明，休教我心中納悶。」李天賜這才將那饑餓難挨，孫惠出主意賣了表妹，各逃性命；怎麼赴青州尋表妹無著落，欲尋自盡，有一仙人指引奔至濟南，投在朱相府充當書童，怎麼歲考，怎麼中舉，朱相府怎麼許親，兄妹怎麼相會，歷歷原情說了一遍。顏國順說：「如此說來，雖是孫惠圖利而心不仁，仔細想來，你兄妹二人未餓死還虧了他哩！總是你父母陰德太大，上天留下你這條命。你也該到那雲門山上去還心願，報答仙人指路之恩才是。」李天賜回答：「我早有此心。」遂打典福禮，前去雲門山祭祀神靈，以了心願。勿庸細表。

顏國順在家操辦旗傘執事，轎馬人夫，都安置妥當，李天賜從雲門山祭神還願回來，這光陰迅速，倏忽就到了十二月，離吉期不遠了。原是擬定臘月初八日起身，初七日就預備停當。次日初八天還未明，那些執役人等將執事擺開，三聲炮響，出了李家莊。正遇天氣晴和，順定往濟南的大路而去。在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在路走了九天，方到濟南。進東關至朱相府門首，轎前頂馬原是孫惠，遂下了坐驢，投進到門帖。吹打了三通鼓樂，從府中出來二位師爺：一是教諭，一是訓導，迎接貴客。轎夫伸轎，李天賜走下轎來，一揖到地。二位師爺相陪說：「請！」李天賜緩步搖扇，走進大門。越過二門，到了待客廳，又是一揖到地。二位師爺同說：「請坐！」李天賜並不謙讓，坐了上席，二位師爺左右相陪落坐。忽聞院中笙簫笛管，細奏已畢，又聞鑼鼓喧天，開了戲頭。一出「蘇秦六國封相」，第二出「郭子儀加官進祿滿牀笏」，第三出「蔡伯喈中狀元獨佔鰲頭」。三出吉慶戲已畢，天有四更時候起了席，簪花披紅進了三重門。大廳以前紅氈鋪地，有朱孝廉之二位公子朱保厚、朱保清陪著，四起八拜，行了大禮。有兩個使女頭前鋪紅氈，有兩個使女架著桂香小姐，從四重門內出來，真是步步生金蓮。那位說怎麼步步生金蓮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就是一時是一時的風俗。女子足下穿高底子是木頭的，下刻蓮花，灌上宮粉，使細紗繡了，從紅氈上走一步，印一朵蓮花，這教作「步步生金蓮」。閒言少敘。

桂香小姐在三道重門上了花轎，李天賜在大門外上了轎，朱孝廉派人賞轎夫每名二錢銀子，又吩咐家人套車，令丫鬟二名上車，陪送桂香小姐出閣。三聲炮響，離了朱府，排開執事，出了東關，竟撲沂州大路而行。一路上宿店打尖，按站而行，二十六日已到自己門首。那些男婦老少鬧鬧吵吵，都來看新人。顏小姐未曾下轎，使女下車與他帶罩頭紅，顏小姐真是大家派頭，並無小家子氣度。李天賜夫妻二人下了轎，足踏紅氈進了大門。越過二門，來至堂房以前。顏國順在天地台前焚香使禮。他夫妻二人拜罷天地，又對面交拜。笙簫鼓樂吹打著，送入洞房去了。眾街坊鄰居皆言這事出奇，李天賜三年前荒旱時將他表妹賣於人販。李天賜中了舉，在濟南朱宅定了親，顏國順又往朱宅送吉日去。今娶了親來，還是顏桂香呢！真令人納悶。

不言眾鄉親街談巷論。且表這李天賜諸事俱依顏國順與他照理，遂賞了兩個車夫拾弔錢，打發他星夜回家去了。顏國順將家內裡外之事料理妥妥當當。這時候是日落西山，天色已晚。李天賜走進洞房，那些瞧看新人的婦女皆都散去，使女掌上燈來。李天賜口呼：「表妹，咱如今一家團圓，是該歡天喜地，為何不言不語？」顏小姐說：「你待叫我作甚麼？休想從前我稱呼你哥哩！」李天賜笑言道：「你不稱我為哥，稱呼我為老爺嗎？」顏氏說：「你若作了官，我就稱呼你為老爺。」夫妻二人正然講說，兩個使女一個端盤，一個提壺，送進賀婚酒來，擺在桌案。口尊：「姑爺、姑娘，請用一杯喜酒！」李天賜夫妻二人飲了數杯酒，就有些醉意。丫鬟撤去殘席，退出房門。桂香小姐閉了房門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口呼：「官人！你記的咱們忍餓之時，今在蔣已三年之久。我還有一件不足之事。」李天賜問：「還有哪一件不足之處呢？」顏小姐說：「我那公婆在世必然歡喜，不幸下世去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咳！這也是各人的壽限，無法可使。我也有一件不足之事。」顏氏問：「有何不足之處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我原不是你婆母所生，我也不知是哪裡人氏？我還記的我那奶奶常領我上海邊去玩耍，我父親把我摺在火池，有一紅臉大漢把我抱在咱這村外靈官殿內。咱爹娘廟中降香，抱我家來，那時我僅三四歲，記不真了。若足了平生之願，除非見了我那生身父母，方趁我平生之願足矣。」不由的眼中含淚。顏桂香說：「這也是一件大事。官人且免悲傷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蒼天不負好心人。自有神佛撥滯，必有相見之日，以了你平生之願。」夫妻敘話，天交三更之時，遂上牀解帶寬衣安眠。說不盡襄王巫山會神女，你恩我愛，一夜晚景勿庸細表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穿戴已畢。使女端進淨面水，捧過漱盂，夫妻二人淨面嗽口。桂香小姐欲往廚房照料，李天賜說：「理當你坐牀三日，須裝新人。咱家三年前也無有親戚鄰居與咱照管，於今我娘舅關東挖參發財，打了幾個垛子回家；又兼我中了舉，那些親族鄰居皆來與咱照管，何用你操勞？這正應了俗語：錦上添花世上有，雪裡送炭一個無。」顏小姐說：「我爹爹發了財回來，人家在咱家不過是吃咱點子飯。那鄉親鄰居為甚麼來給咱送小飯，都是咱爹娘當日種下的。俗語云：行下春風望下秋雨。咱爹娘若不行善，周濟貧寒，咱未必有今日。聖人云：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』咱爹娘惜老憐貧，積下陰功，咱夫妻也該效法才是。」

爹娘若不積德累仁，為何無子而有子？墳前立牌坊豎旗桿？妾有四句言語，是那：

行好如種田，來世不貧寒。

你我作夫妻，前世有姻緣。」

李天賜聞言，口呼：「娘子真乃金石良言，可稱的起是一位太太了。」

閒言不表。霎忽到了二十八日，治辦酒席，周待了鄉鄰鄉親、客人，上墳祭墓，熱鬧了一天，過了除夕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